

首阳洞散记

□ 李跃宏

位于徽县虞关乡三岔村卧龙山顶峰的首阳洞，地理高度1300米左右，洞窟隐藏于原始森林灌木丛中，人迹罕至。据不完全统计，洞内壁画遗存有宋代以来墨笔文字古迹一百多处，受到历朝历代过往来客的关注和青睐。

地处大山林里的首阳洞周边人烟稀少，历来是古代陇蜀古道上来往行人的夜宿之地。这里山水如画，风光旖旎。慕名探访古洞多彩奇观，成为古时文人雅士心驰神往之事。

位于小陇山林海之中的陇南首阳洞，可谓是陇蜀古道上文人墨迹荟萃之地。明代嘉靖四十二年郭从道编纂的《徽郡志》是徽县现存最早的县志版本，该书《卷八艺之文·诗》载有“地秀山灵势插天，传闻古洞隐神仙。千年舞鹤时鸣涧，五色仪凰已憩田。碧水远流丹井列，碧云长送玉楼前。我同官友来瞻景，不忍回车意介然。”这首署名“仲吕”的七律《首阳洞》是宋代古诗，就题写在首阳洞的石壁上，是一件保存十分完好的千年墨迹。

从徽县县城金源广场出发车行约40分钟后，跨过嘉陵江大桥沿江来到虞关乡三岔村村委会院子，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首阳洞墨书题记的标识碑就立在三岔村村委会对面公路上，带领我们去首阳洞的向导陈书记已经早早等候在路口。

陈书记站在保护标识碑前介绍了首阳洞的保护情况后，我们就向大山深处进发了。

大约走了10分钟后，车在一处养蜂场基地停了下来，前面已经没有车路可走了。大家下车带好食物和水后，就开始沿山沟徒步前行。热心的陈书记给每人一根登山助力的手杖，同时还发给每人一双手套，大家兴致勃勃地朝树

林深处出发了。前半个小时的登山路程还算轻松，山路较为平坦，山涧小溪潺潺，树木遮天蔽日，大家走得还比较轻松愉悦。大约走过三分之一的山路时，在一片树林里遇见一户人家，大家不约而同地走进农家院里休息，围坐在树荫下喝过茶之后，起身跟着陈书记继续前行。山路越来越陡峭，越来越狭窄，我们在大树丛林间穿行。阳光在林间斑斑驳驳，若隐若现，犹如仙境。红叶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美丽，林中长满了蘑菇，颜色艳丽的野果挂满了枝头，聚餐后的鸟儿们站在摇曳的树枝上啁啾张望，不由得让人驻足感叹大自然的美好。不多时大家已经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了。行至一半的路程时，突然间看到了一块古老的石碑，经历了岁月的碑体多处破裂，字迹已经模糊，基本上不能辨认碑文，凭考古经验判断很有可能是块指路碑，这个结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矗立在陇蜀古道上的千年指路碑，虽然早已风烛残年了，但是依旧证实着虞关这个要塞之地“乃居山峻水激之险阻，扼陇山入蜀之要津”。

虞关是著名的古战场，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玠在此大获全胜。大家抚今忆昔坐在石碑旁边的树林里稍作休整后，继续前行，徒步3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了首阳洞洞口。

首阳洞的洞口方位朝西，通高约8米，宽约3米。为了加强对洞内题词墨宝文物的保护，有关文物保护单位在洞口前10米左右处安置了一个铁门。据说，当年制作铁门的材料和电焊机都是工人们背上山的，文物保护真的是一项艰辛的事业。

洞内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带着头灯和手电筒在洞内慢慢前行。首阳洞主洞深200多

米，宽约3米，高约7米，圆顶主洞内右侧洞长约40米，左侧洞长约200米，喀斯特岩溶地貌。洞岩壁体有珊瑚虫等海洋生物化石标本遗迹，部分洞顶沉淀有莲花形钟乳石。洞壁光滑平整，有流水侵蚀痕迹。封闭的洞内因通风不畅湿度较大，洞窟顶部有滴水现象。洞内有积水池一个，大约有两个平方米。主洞内另有几个分洞，其中的“西昇洞”深400米，洞里有历代访客祷雨时的湫池古迹。

大家在首阳洞里迫不及待地寻找《首阳洞》这首古诗，终于在洞窟的底部找到了宝贵的墨迹。诵读之时，想到这是遗留千年的墨迹，似乎还能感受到他们当年的惊叹，聚会时的欢声笑语。历代文人墨客在欣赏洞内美景之时，触景生情诗如泉涌，在松明子火把的照耀下，一笔一划地写下他们的感悟和心境。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点着火把诵读他们的诗作，分享不同境遇的快乐与感慨。首阳洞洞壁墨书内容包含赋诗、题记、落款、人名、地名、年号、游人身份、事由等信息。其中，题记年号有宋代“宣和、靖康、绍兴、乾道、嘉定、淳熙、政和”，明代“嘉靖、万历”，清代“道光”等。地名有“忻州、凤集、楚阳、汉中、彭城、安平、蒲城、武兴、凤州、陇右、徽山、青泥岭、长邑、沔州、濮州、弘农、宜禄、故道、上邽、武陵、白水江、麻柳塘、韩溪沟，青泥社”等。游人身份有“郎中令、进士、进义副尉、从义总管、都统、虞关巡检、青泥务、院主、法师、院长、僧人、道士”等。来洞事由有“游乐、访道、求乞、还愿、斋醮、取湫、酬湫、寄葬”等。古人步李白、杜甫等先辈后尘，挥毫描述青泥岭古道，对洞内外自然环境也作了相关记述。首阳洞题壁诗书文化遗存真实记录了千年以来青泥陇蜀古道商旅往来和民众生活。

如此大规模跨越千年的墨迹题记，基本保存完好，在国内都很少见，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先后被列为市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家不敢大声说话，小心翼翼地浏览吟诵古人墨宝，仿佛在与古人交流对话。岁月已跨千年，而今站在首阳洞口沐浴着斜阳，不由得让人心潮澎湃，为陇南悠久的历史文化而深感自豪。

武都诗草

(组诗)

□ 赵马斌

南 山

武都城南面的山,叫南山
往昔,南山如我,灰头土脸
近些年,南山,建了公园
长出许多玫瑰,牡丹
农家乐和火锅店

日出时上南山,就什么都别带
日落时下南山,就什么都别想

野 花

身份,只是多余的修辞——
在姚寨沟,她们
不需要姓氏和名字
不需要刻意
把身体里的红、黄、蓝,或者紫
举过头顶,用来证明自己

岩缝,溪畔,路旁
低处的林间空地

只要有泥土一撮
春风一缕,她们便生长,便盛开
无所顾忌

上黄里

风,吹着高大的核桃树
吹着木质坚硬的栎树
吹着一身戎装,站姿笔挺的松树
风,吹着满目翠绿

这是上午十一时的上黄里
正值人间四月,湿润的阳光
带来了北方
前所未有的好天气
风吹过来,又吹过去
像是提醒:不要犹豫,不要迟疑
现在,就化身为一棵树吧
把根扎进泥土里
如此,才算是真正成了上黄里
无边春色中的一份子

在白沙沟

把一条幽深的山沟当作春天
春天就是一湾湖水
清浅。一脉青山,绵延

把一杯裕河的毛尖茶当作春天
春天就是山坡上,成片成片的茶园
山脚下的一座小小的凉亭,两把藤椅
采茶的女子路过时
一缕淡香还停留在指尖

把一棵名叫厚朴的树当作春天
春天就是在你经过的栈道边
午后的阳光轻抚它宽大的手掌

并在叶脉间托起
一张饱经沧桑之后
依然敦厚朴实的脸

把一个心心念念的人当作春天
春天就是电话那头
她温柔的低语
她说:世事纷纷扰扰,无论行到哪里
都请坚守你心里的光,温暖这人间

绿

四月的裕河——
山绿,草也绿
繁花过后,树木的新叶绿
旧叶子,也绿

黄昏时候
站在滨湖公园的台阶上
目之所及,只有一种颜色:绿

这么多绿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呢
——思忖间,风轻轻摇晃所有的绿意
就连湖水的水,水中的倒影
都赶紧动了动绿色的身子

草 莓

抬头,交错的光与影
让我忽然发现这凝固的美——

七叶树

一块钟乳石
像被时光遗忘的果实
垂悬在万象洞新洞
湿润的壁顶

我轻“哦”一声
“这个,多像一颗草莓”

——我折服于水滴无数次的
重复与塑形
它让我在幽深的寂静中
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声音

七叶树

据说,张坝最大的一棵七叶树
藏着八百圈年轮
据说,树有多高
根,就有多深

拾级而上时,我隐约觉着
那些隐居在地下的古老根系
像是众多苦行僧
正在大团鱼河四周,反复搬运着
养料和水分

山坡上,有晴阳初照
有蜿蜒的春风

当我贴近树干,凝神静听
七叶树,仿佛已借那些密密层层
泛出了四月,碧绿的潮声

“ 银 行 ”

● 董 超

三十多年前
村里有小孩子欺负我
父亲像发怒的虎
毛发俱张,迅猛有力
迫使对方认错道歉

二十多年前
我在外地上学
父亲工资收入的多一半
也是全家收入的多一半
给了我
我能吃,长体重、长肉
还胡诌诗歌

十多年前
凑钱买房,准备结婚
父亲的工资存折
取完后剩9角5分
以后按月还房贷时
父亲把工资卡塞到我手中

前些天,看到抖音里有人说
某些人不好好上班如何如何
父亲特地打电话,询问情况
并对我说

你可要认真完成任务
好好工作

小时候,父亲是“银行”
里面存着我的尊严
我的骄傲
在村里
我不用穿补丁裤子
也不用饿肚子

长大后,父亲是“银行”
存着我们一家生活的本钱
如细水长流,缓缓流淌
虽然未曾聚成江河、聚成海洋
但也足够喂养草一般的我们

到现在,父亲还是“银行”
存着我们的敬仰
爱戴和感激
存着他对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指引
存着他的清正、睿智
和犀利但幽默的言辞
更存着他“不整人”
“不占别人便宜”的智慧

滚铁环的小伙伴

□ 刘兴平

昨天晚上我竟然梦见了我的老同学、儿时的小伙伴岳能能。半夜梦醒便久久不能入睡，辗转反侧，思绪纷然！

老同学已去世四年之久了，可我儿时的记忆像打开闸门的潮水汹涌而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索性起床用手机记录下儿时那令人难忘的童年时光，特别是通过滚铁环而结成的友情。

我的家在距县城一百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个叫五马的偏远乡镇上。尺寸拐的街道，上街短，下街长，当时住户不足四十户人家。学校在下街街头，是大四合院的老房子，上下两层楼房榫卯结构，虽说简陋，但当时在深山里，学校还是很气派的。记得校长是雷培义，老师分别是樊华新、罗永德、杨永林、刘德发、张玉珍、林岚。学生共计有三十多人。

在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位新同学名叫岳能能，比我小两岁低一级（二年级）。他父亲是县邮电局调到五马邮电所的职工，专跑五马至两河的邮班，天水秦安人。学校来了新伙伴，自然很是高兴，很快就我们就熟悉了，每天形影不离，吃饭也要端着饭碗在街门口招呼一声。

一天上学的路上，岳能能站在我家门口叫

我，手里提了铁圈圈，一个铁勾。我惊奇地问这是什么，他自豪地说“这都没见过，这叫铁环！”一路上，岳能能熟练地滚起铁环，我在一旁更是惊喜地跟着看着一直到了学校。上课了我还是静不下心，老想着他滚铁环的新奇，这玩意儿好像在哪里见过，可我从小到大没出过大山，去哪里见啊！突然，我想起来了，在一本连环画里有这样的画面。

操场在学校后面，上街的侧面，也是街上唯一的打麦场。一帮小伙伴跟在岳能能屁股后面，看他滚铁环，很是羡慕。待他跑累了，我低声下气地说让我试一下吧，岳能能没说什么，第一个让我试，我开心得不得了，觉得在其他伙伴面前也很有面子。我拿起铁环模仿他的样子，可是铁环在我手里怎么也不听使唤，跑快了方向速度不由我掌控，跑慢点，几步下来铁环就倒了。在旁的岳能能笑得合不拢嘴，说这是技术活，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看着他玩得得心应手，我心里直痒痒。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简单的东西我就不行呢？我要再试一次，岳能能为了增加神秘感，竟然没有答应。

我本是街上的娃娃头。此后，为了能滚上铁环，我天天跟在岳能能屁股后面讨教好。

记得家父带回家几颗水果糖，我首先要给岳能能一颗，另外几颗我也舍不得吃，过几天再给他一颗，让他教我再滚滚铁环。时间一长，我慢慢的也就收放自如了。

其实，滚铁环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熟能生巧而已，慢慢地，街上的小伙伴们都会了，只是大家没有铁环，玩的时候只能从岳能能手里借。我要制作铁环！哪里能搞到铁丝？铁丝只有邮电所有，还得靠岳能能。

我请求能能问他爸爸要一点铁丝给我做一个铁环，他说他不敢。一天我在邻居家卖馓子的摊位上赊了一把馓子(那时候一把馓子一毛钱，对我们孩子来说，是大价钱了)。悄悄地用报纸包好，藏在衣服里面，约上岳能能在街后面无人处给他吃。看着他吃，我直咽口水。然后我说你想法给我弄一节铁丝吧，他说等他爸爸去跑邮班了，偷钥匙出来，去库房较一截铁丝。不日他父亲去两河跑邮班，他真的弄来了一截铁丝，在我家后面的荒地里做成了一个铁环。手推钩前段用铁丝，铁丝后段则插在直直的短木棍上。铁环虽小，但在整条街，我是第二个拥有铁环的，走在学校，走在街上，和伙伴们在一起时倍感骄傲。

十月份天气已凉，我们街后面的小河磨坊旁，那棵大皂角树已挂满密密麻麻的皂角。放学后，我打了一些皂角，去供销社卖了几毛钱，不仅还了买馓子的欠账，又买了两把馓子，和岳能能分享，滋味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做了个更大的铁环，把他用过的送给了我，我把我的送给了别的小伙伴。

岁月悠悠，逝者如斯，夜里的梦，勾起我无尽的回忆和对儿时玩伴的追思。如今阴阳两隔，令人心痛不已。